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七回 顏仲清最工一字對 史南湘獨出五言詩

話說子玉從會館回來，將琴官的戲足足想了兩日，以謂天下之美莫過於此。又將蘇蕙芳、陸素蘭、金漱芳、李玉林的色藝品評，都為絕頂。細細核來，蕙芳的神色尤勝於諸人，次則素蘭可以匹敵。然較比琴官起來，毫釐之間終覺稍遜。又想：「琴官這個美貌，若不唱戲，天下人也不能瞻仰他，品題他，他也埋沒了，所以使其墮劫梨園，以顯造化遊戲鍾靈之意也未可知，故生了這個花王，又生得許多花相，如百花之輔牡丹。

但好花供人賞玩不過一季，而人之顏色可以□年。惟人勝於花，則愛人之心，自然比愛花更當勝些。誰想天下人的眼界，竟能相同。我意史竹君、王庸庵等必有言過其實之處，如今看來，真還刻劃不到，想必那些能詩能畫之說，也是的確無疑了。」便又想：「今日雖然見了琴官的戲，也未能稍通款曲，此後相逢，不知又在何日？但看他今日雙波頻注，似乎倒有繾綣卷之意。

前此在車內掀簾凝望，又似非以陌上相逢看待，這也不知何故？」

便愈想愈不明白起來。想把前日所詠的《車中人》翻出看看，再添兩首，便取了出來。忽見三四兩首，挖去了兩個字，心甚詫異，即問小丫鬟道：「這兩日誰到這裡來看我的書？」小丫鬟道：「前日太太請客，有一班少奶奶，還有王家的二姑娘，都進來閒逛。那些少奶奶，將少爺的行樂圖看了半天，那二姑娘看少爺的書，其餘沒有人進來。我見二姑娘看書的時候，翻出一張紙來看了看、用指甲挖破一處，仍舊夾在書裡。」又笑道：「前日我聽得二姑娘雪兒說，孫家太太做媒，將二姑娘配了少爺了，將二姑娘配了少爺了，二姑娘還戴了太太一根簪子回去。」子玉似信不信的問道：「我不信，你敢是撒謊的？」小丫鬟道：「我敢撒謊？我那天看著房沒有敢走開，這是雪兒說的。只怕咱們家裡人，也都知道。」子玉聽了心內甚喜，猛想起這二表妹的容貌，也有些像琴官的模樣，便將他們比較起來，不知誰好。又把挖去的字一想，恍然大悟：「誰知竟犯了他的諱，無意之間天然湊合，這也奇極了。他看了，當我必是有心想念他，心裡定然怪我，這便怎樣？我又無從與他分辯，這竟是個不白之冤。」繼又想道：「既訂了姻，就怪我也不妨。」子玉復因瓊華兩個字，觸動琴官，一意纏綿，憐香慕色之心，從此而起。

到了初九日，劉文澤又著人來邀了。子玉告稟萱堂，更衣乘輿而去。

且說文澤所請的容顏仲清、王恂、史南湘已經到了，隨後梅子玉、高品一同到門。家人引著走過大廳，到了花廳之旁垂花門進去，係石子砌成的一條甬道，兩邊都是太湖石疊成高高低低的假山，襯著參差錯錯的寒樹。遠遠望去，卻也有臺有亭，佈置得□分幽雅。轉了兩三個彎，過了一座石橋，甬路旁是一色的，都是綠竹，繞著一帶紅闌，迎面便是五間卷棚。顏仲清等都在廊下等候，劉文澤早已降階迎接。高品、子玉上前，先與主人見了禮，然後大家見了敘齒，史南湘、高品是二□五歲，高品二月生日，月分長於南湘。顏仲清二□四，王恂二□三，子玉□八。文澤雖二□四歲，卻是主人。大家依次入座，免不得敘幾句寒溫。內中惟子玉初次登堂，留心看時，只見正中懸著一塊楠木刻的藍字橫額，上面刻著「倚劍眠琴之室」兩旁楹帖是梳榔木的，刻著：茶煙乍起，鶴夢未醒，此中得少佳趣；松風徐來，山泉清聽，何處更著點塵。

署款是「道生屈本立書」，書法古拙異常。下面一張大案，案上羅列著許多書籍。旁邊擺著□二盆唐花，香氣襲人，令人心醉。子玉看了，又想起琴官那日作戲光景，真是寶光奪人，香氣沁骨，不覺有些模糊起來。忽聽文澤道：「這屋子太敞，我們裡面坐罷。」隨同到東邊，有書童揭起簾子，進去卻是三間書房，中間玻璃窗隔作兩層。從旁繞進，玻璃窗內又是兩間套房。朝南窗內，即看得見外面。上懸著董香光寫的「虛白」

二字，一幅倪雲林的枯木竹石，兩旁對聯是：名教中有樂地，風月外無多談。屋內正中間擺著一個漢白石的長方盆，盆上刻著許多首詩，盆中滿滿的養著一盆水仙，此時花已半開。旁邊盆內一大株綠萼白梅，有五尺餘高，老幹著花，尚皆未放。向窗一面，才有一兩枝開的。

文澤因此屋中有地炕和暖，酒席即擺設在內。主人送了酒，大家坐下。

南湘道：「可惜今日沒有叫幾個人來。」文澤道：「我也打算叫的，因打聽他們今日都在怡園送九作消寒會，連堂會裡都沒有一個去的，所以沒有去叫，怕倒叫他們為難。南湘又道：

「今日我們可為軟紅塵中，一時雅集。」仲清坐在高品肩下，高品即湊著仲清耳邊輕輕的說了一句，仲清啞然失笑。眾人問仲清道：「他說什麼？」仲清向高品道：「我說罷。」高品搖了搖頭。仲清道：「那第七字對得尤妙。」說著兩人相視而笑。南湘最是性急，便道：「你們說了，我情願吃一杯。」高品道：「喝□杯再說。」文澤曉得南湘酒德平常，道：「我來講和，三杯罷。」高品笑：「竹君三杯，諸公各飲一杯，賞識這句話。」仲清道：「我是請教過的了，免飲。」高品笑道：「幾時？」仲清道：「真正你這張嘴，狗口裡生不出象牙來。」南湘道：「快拿酒來喝了，等他說。」真個喝了三杯，其餘也都喝了。高品笑向仲清道：「你是請教過的，你說罷。」仲清笑著罰了高品一杯酒，道：「他說『虛白室裡，三對雞巴。』眾人不解。

文澤道：「這有何可笑？」南湘忽然想著，撫掌大笑道：「這促狹鬼，實在可惡，難為他實在對得敏捷。」子玉等悟著也都笑了，道：「雅字竟當他實字，真對得工穩。」文澤道：「卓兄，我出一對你對，卻不許思索。如對得好，我吃三杯。對不出，罰□杯。不好，罰五杯。」高品道：「從來說出對容易，對對難。對不出三杯，對不好一杯，如何？」南湘道：「也要看上對出得難不難，你且說來。」文澤向子玉道：「要借重大名，就是『子玉人如玉』。」仲清道：「這倒不容易呢。」一語未了，高品道：「我已對著了，你喝三杯。」文澤道：「你說。」南湘道：「如果對得好，我們還要公賀一杯。」高品笑道：「『卯金面是金』。何如？」王恂道：「卯金對於玉卻是絕對。」南湘道：「就是『面是金』欠典切些。」高品道：「典雖不典，切卻甚切。你沒有見過中秋節，攤子擺的兔兒爺臉上，都是金的麼？」說得哄堂大笑起來，文澤道：「你這刻薄鬼，連盟弟都罵起來了。」高品道：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。」主人只得照數領了，合席也各飲了一杯。南湘道：「如此飲酒，罰來罰去，也覺無味。前日我們打了一天詩牌，卻極有趣。瑤卿打成兩首絕好的，可惜他們今日又在怡園。咱們何不再想一個新鮮酒令。」劉文澤道：「今日我們將那對詩的令，行一行罷。」子玉問道：「怎樣對詩？」仲清道：「這是極容易的，出令的把一句詩拆開了，一個個的說給人對，湊起來文義通的免飲，一字不連，罰一杯。往往鬧出笑話來，最有趣的。」高品道：「就是對詩。主人先飲令杯。」文澤飲畢，命人取了一塊楠板，順著衣襟開了姓，便道：「我先出對了。」寫了個「中」字。眾人想了一想：顏對了外，高對了後，梅對了上，史也對上，王對裡。文澤又出了一個「鳳」字，顏對鴻，高對雞，梅對鸞，史對鴉，王對烏。文澤又出一個「下」字，南湘道：「有卷先交，我對『歸』字。」高品接著對「前」字，仲清、子玉同聲對「來」字，王恂對「回」字，文澤一一寫了。又道「扶」字，高搶對了「靠」字，史對了「送」字，顏對「寄」字，王對「馭」字，梅對「聽」字。

文澤道「雙」字，仲清對「孤」字，高品對「八」，子玉對「九」字，王恂道：「不好了，順著數兒就是□罷。」南湘道：「是了，我這個字倒有些難下，也罷，對『三』字罷。」文澤道「輦」字。南湘道：「我曉得一定是這句詩。」子玉搶對了一個「琴」字，王恂對了「車」字，南湘對了「船」字，只有高品未對。文澤催道：「再遲要罰酒了。」高品笑了一笑，道「舟」字，令官重新寫起來，出的是「雙鳳雲中扶輦下」。仲清對的是「孤鴻天外寄書來」。大家贊好。高品對的是「八雞露後靠舟前」。大家一看忍不住都笑起來。文澤道：「這個實在不通得離奇了，沒有一個字連的，也有難倒他的時候。大家公議該喝幾杯？」南湘道：「就只舟前二字算連，其餘實在不貫，五杯是斷不能少的。」高品只管笑，也不辯，也不飲。主人道：「你到底怎樣？」高品隨湊著仲清耳邊說了一句話，把仲清笑得出了席，走到外間屋內放聲大笑，南湘不解，連忙出來問仲清，仲清向他說了，那史南湘更拍著桌子狂笑。子玉等向高品問時，高品只是笑，說道：「你們且看完了大家的，再說不遲。」文澤道：「這罰酒是要喝的。」

」高品道：「自然。」仲清拉著南湘進來，文澤道：「不曉得他又在那裡搗些什麼鬼。」南湘、仲清聽了這句話，復又大笑，笑得眼淚直流。經小廝擰了手巾擦了，方才笑聲稍住。

再看子玉對的是「九鴛天上聽琴來」。大家贊道：「這句真對得字字穩愜，又在劍潭之上。」於是公賀了一杯。南湘對的是「三鴉水上送船歸」。文澤道：「竹君此對，未免雜湊。」南湘道：「你這試官，少所見而多所怪，要挖眼睛了。這才對得工呢。」子玉道：「真對得好。」文澤道：「這個我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子玉道：「三鴉水上一歸人，是韓口的詩。」文澤恍然道：「可是《送襄垣王君歸別墅》的詩？我記性真壞極了，該打，該打！」南湘道：「幸虧你還記得娘家，不然總要罰酒杯酒的。」再看王恂對的是「□鳥日裡馭車回」。王恂道：「我的對壞了。」文澤道：「就是□鳥二字不連。」高品道：「前舟又錯了，日中有鳥，堯時□日並出，難道不是□鳥麼？」文澤道：「這卻強詞奪理，到底勉強些。」於是公論推子玉第一、南湘第二、仲清第三、王恂第四、高品居末，就依次名輪作考官。

文澤道：「還有卓然的罰酒未飲，剛才到底說什麼，笑得這樣。如果實在說得好，免罰何妨。」南湘道：「若說了，非但不能免罰，還要倍罰。」文澤道：「莫非又是糟蹋我麼？」仲清道：「然也。」文澤道：「只要糟蹋得有理，罰酒也可以少減。」高品道：「想來五杯是不能免的。若要再加，萬萬來不得了，只好不說罷。」文澤道：「不加就是了。」高品道：「把我的對句，倒轉來念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子玉同王恂、文澤暗暗的念了一遍，都不覺鼓掌大笑起來，子玉笑得伏在桌上，王恂笑得靠著南湘，引得南湘、仲清又笑了一陣。

文澤道：「卓然將來死了，定坐拔舌地獄。」小廝斟了酒。高品道：「五杯一口氣喝，定要醉倒。還是與各人豁一拳，或者可以希冀。」隨順手一個個豁完，卻也有輸有贏。各飲畢，子玉作令官，一個個出了四字，是「費影收腸」。南湘對的是「驚聲放膽」，王恂是「融香浣乳」，文澤是「翻麼小舌」，仲清是「多仙散發」，獨高品對得別緻，是「除伊放糞」，大家看了已經發笑。子玉又出了一個「臺」字，南湘道：「這句好生。」沉吟了一會，對了「館」字，王恂對「屋」，文澤對「樹」，仲清對「鳥」，高品道：「我住在宏濟寺裡，就對『寺』。」子玉又出了一個「鸞」字，南湘道：「這字更奇。」王恂先搶了一個「燕」字，仲清對了「鶴」字，南湘道：「不好。搶不過你們，我偏不用飛禽一門，對『鼠』字罷。」文澤道：「難道是影鸞不成。我這『麼』字下，連個什麼字好，也罷，『麼』『鳥』二字是連的。」高品道：「你對『鳥』，我也對『鳥』。」子玉道：「『舞』字。」南湘道：「一定是『舞鸞』，只好對『射』字。」文澤搶對了「歌」字，王恂對了「華」字，仲清對了「瑤」字。高品道：「『巴』字好對麼？」眾人一齊笑道：「你只要肯吃酒，有什麼對不得？」子玉寫出來，出的是「舞臺收影費鸞腸」。南湘道：「哦，極眼前的詩句，都想不著了。」仲清道：「試官猶有所思乎？」子玉正寫著南湘的對子，笑了一笑，沒有答應。大家看南湘對的是「射館放聲驚鼠膽」。眾人道：「對得很好。」高品道：「他是想天鵝肉吃，不要嚇壞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擱著你這貧嘴，回來和你算帳。」再看王恂的是「華屋浣香融燕乳」。子玉已經連圈了。眾人道：「這句融洽得很。」共賀了一杯。文澤道：「我是落第了。」眾人看他對的是「歌館小麼含鳥舌」。南湘道：「也講得下去。」高品道：「歌館內有小麼是極連貫的，就是那小么兒太苦些。」南湘道：「為什麼？」高品道：「又是鳥，又是舌頭，分不清楚，那裡含得了這些。想來對對的人，是含憤的。」文澤道：「狗屁胡說，你的『糞』對諒來也不見得高。」仲清對的是「瑤島散仙多鶴髮」。子玉已經夾圈了，眾人同聲稱贊。南湘對王恂道：「只怕他搶了第一去了。」子玉道：「文如其人，這兩副對子，卻很配他們兩人。」高品道：「我的抹了罷，不必獻醜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我記得他的是『巴寺放伊除鳥糞』。該死，該死，不曉得放些什麼屁。」文澤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你會挖苦人，也有今日，你且講講，有一個字連的麼？」子玉從新一看道：「兩兄且不要糟蹋他，卓兄此對，也有道理在內。」南湘看一看，點點頭道：「不差，這人實在壞極了。」文澤道：「難道還有點通氣麼？」南湘道：「可惡在不很不通。」高品只是笑著，一言不發。王恂走過仲清這邊來，問道：「那『巴寺』二字，出在那裡？」仲清道：「我記得戴叔倫詩有『望剎經巴寺』一句。」王恂道：「只要現成就可以。」文澤道：「下五字呢？」仲清道：「這裡有《傳燈錄》麼？」文澤令那識字的書童，從外間書架上取了書來。仲清翻出，只見上寫著：「崔相公入寺，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，乃問師曰：『鳥雀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師曰：『有。』崔云：『為什麼向佛頭上放糞？』師曰：『是伊為什麼不向鷄子頭上放？』仲清道：「據此看來，這句還說得過去。」文澤道：「究竟『放伊』兩字難解，『鳥』字若換了『雀』字就好了。」

高品道：「我的『鳥』與『雀』總是一樣，你的『鳥』字若換了『雀』字不好麼？」文澤想了一想，卻也有理。子玉就只取了仲清、王恂兩副對句，其餘文澤、高品罰了酒。

以下輪著南湘出令，出了一個「春」字，文澤對「夏」字，高品對「正」字。王恂道：「平對平使得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使得，已經對過了。」王恂道「晨」字，仲清是「秋」字，子玉是「冬」字。南湘又出「月」字。高品道：「竹君的心思與眾不同，這兩字必定不連的，我對『陽』字。」王恂對「霜」，子玉對「雪」，仲清對「空」。文澤道：「管他連不連，我們只管對我們的。」對了「雲」字。南湘出了一個「三」字，高品道：「何如，不是三月。就是三春，我們都對『一』字，總連得上的。」俱各依允。就是文澤道：「我偏不和你一樣。對『半』字。」南湘又道「改」字，子玉道：「這字很奇，我對『敲』字。」文澤道：「我對『堆』字。」王恂是「豐」字，仲清是「盤」字，高品信口對了一個『伏』字，湘道：

「『兔』字。你們對罷。」王恂道：「『貉』字。」仲清道：「鷹能制兔，我對『鷹』字。」子玉道：「騎著驢子放鷹，想來是沒有的，且借他來對對，就是『驢』字。」文澤道：

「我『鳥』字。」高品道：「我就是『龜』字。」文澤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，失敬，失敬。」眾人嘩然大笑。南湘道：「這是你自畫供招，以後尊名竟改作高龜何如？」高品自知失口，縮不轉來，便道：「這兩字杜撰，不如轉贈吾兄。史龜二字，本是古人名，最典雅的。」文澤道：「你聽卓然這張嘴，自己落了便宜，又移到別人身上去了。」大家笑了一回，靜聽南湘出對。

南湘只管吃菜，總不出聲。文澤道：「你怎麼不出對了？」南湘笑道：「卷子已經交完了，還要題目麼？我是一順出的『春月三改兔』五字，內中前舟的『夏雲半堆鳥』，『鳥』字原也借對得好。然憑文取之，究不若劍潭的『秋空一盤鷹』渾脫，還該讓他第一。庚香的『冬雪一敲驢』，庸庵的『晨霜一豐貂』，都對得很工。最不好是卓然的『正陽一伏龜』，這『正陽』二字如何加得上？」高品笑問文澤道：「貴處是那裡？」

文澤道：「你這狗頭，實在恨不死人，你還想翻供麼？」大家想想高品的話，又笑得了不得。原來文澤正是河南正陽縣人，剛剛合著這句對，你道巧不巧。文澤又灌了他一大杯酒，方出了氣。

以下仲清做令官，一個個字出的對是「絲髮白日如新」六字，高品屬的是「簽毛朱天入長」。子玉對的是「鏡顏華年對好。」南湘是「竹唇朱聲吹慢。」王恂是「剪衣烏時試拂」。文澤是「草麻黃朝起視」。仲清寫出上聯是「白髮如絲日日新」。

把文澤的「黃麻起草朝朝視」取了第一，子玉的「華顏對鏡年年好」取了第二，南湘的「朱唇吹竹聲聲慢」夾圈了，取了第三。大家都道：「這兩副對都好，似乎竹君的較勝。令官甲乙，似不甚公。」仲清道：「這兩本卷子都好，是不用說的。」

面子上看去竹君的『竹』對『絲』，『朱唇』對『白髮』，工巧極矣，『聲聲慢』又暗藏曲牌名，似乎在庚香之上，我所以把他夾圈了。但上對即是一字字拆開，必得一字字恰對方好。

庚香以『年』對『日』最妥，竹君以『聲』對『日』，就不很對，假使『日』字不是疊用。或者竟是『白日』，那『朱聲』就講不去了，到底不及庚香的穩當，而且句子大方，不落纖巧，諸公以為然否？」幾句話說得眾人很服。南湘向來不肯讓人，此時亦甚首肯。高品道：「然則我以『天』對『日』，比庚香的更好，為什麼又不取我的呢？」仲清道：「等我寫出來，你講給我聽。」先寫王恂的是「烏衣試剪時時拂」。眾人道：「這句也自然得很。」仲清道：「這回考試，除了卓然，原是一榜盡賜及第的。」高

品笑道：「留心眼睛，我這本卷子打不得的。」仲清寫出看時，是「朱毛入笠天天長」。仲清用筆叉了幾叉，大家看了笑得不亦樂乎。南湘忍著笑道：「他這用的古典我曉得了。當初紅毛國王把大人國伐滅，占了他的江山。」

那大人國中有座笠城，就是國王建都之所。紅毛國王進了這城，住了兩日覺得渾身腫脹，一天長似一天起來。想來用的這個古典了。」說著放聲大笑。王恂似信不信的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南湘笑道：「這古典甚長，只說夠他對的就是了。」文澤問道：「在什麼書上？」仲清道：「《史氏外編》。」王恂、文澤才明白過來，復又笑聲大作。高品道：「你們混說亂道，難道《四子書》都記不得？這就是《孟子》所說一毛不拔、追豚入笠之揚朱，所以謂之『朱毛入笠』。這才算得用古入化呢。」仲清道：「那『天天長』三字怎講？」高品道：「你這試官真是糊塗，他既是一毛不拔，自然天天長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這一陣笑，若不是房屋深遠，只怕街上行路的也聽見。主人罰了高品三杯酒。

然後王恂作令官，出的是「香盡南人消國美。」文澤對的是「曲多東妓譜山名」。仲清對的是「賦難東土煉都學」。高品對的是「斗長西聖駕方齊」。

眾人留心高品對的，一個個都是平正通達的字。文澤道：

「此番卓然大概要取第一了，字字對得很穩。」子玉對的是「情深西旦感昆名」。南湘的是「圖多西士畫名園」。一一對畢，王恂寫出出句，是「香銷南國美人盡」。文澤對的是「曲譜東山名妓多」。仲清是「賦煉東都學士難」。高品是「斗駕西方齊聖長」。子玉是「情感西昆名旦深」。南湘是「圖畫西園名士多」。王恂道：「這第一不消說是竹君了。庚香『名旦』二字不典，不及劍潭的渾成，只怕第二是他。前舟次之。卓兄這句，我實在不懂，若有典故在內，不妨說明，不要批屈了你的。」

高品道：「我沒有見過主考閱文要請教士子。典故卻有，若告訴了你，只說我通關節中的了。」仲清道：「他這典故，出在東土大唐。」高品道：「劍潭是主考至親，倒應迴避，不許亂說。」原來王恂卻沒有看過《西遊記》，只管呆呆的看著粉板。南湘正在喝酒，忽見高品用手搭著涼篷。

向王恂一望，忍不住笑將出來，酒咽不及噴了出來，還咳嗽不已，引得合席都笑。南湘向王恂道：「等我笑完了，說《西遊記》給你聽。」文澤接著說道：「就是齊天大聖，送唐僧往西天取經的典故。」王恂恍然大悟道：「豈有此理，就是如此，那『斗駕』及『長』字總連不上。」南湘笑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孫行者駕起筋斗雲，就是□萬八千里，這路還不長麼？」

主人要罰高品的酒，高品再三央求，喝了一杯。

末了是高品出令。高品一口氣說了六個字，是「千里言召禾口」。仲清問道：「通共只有七個字，他一說就是六個，難道不怕人想著麼？必是用拆字法來混人。」便道：「你這六個字可是『重詔和』三字麼？若不說明。我們就罷考了。」高品被他猜著，只得笑嘻嘻的點點頭。子玉對了『卓言貫』三字，南湘對了『品陽長』三字，王恂對了『一齡慶』三字，文澤對了『品奸動』三字，仲清對了『管毫定』三字。高品又一連出了四字是「九喜氣鳳」。

仲清道：「這倒不是拆字的，我就對『一高標兔』。」文澤道：「我就對『一歡心雞』。」王恂道：「我對『第長年龜』。」子玉對了『超元精人』，南湘對了「一精神龍」。高品背著人寫了上聯，擱著筆，把大眾的看了一回，鼻子裡笑了一笑，就用紙蘸著酒，把粉板上的字一齊擦了。眾人都詫異道：

「這又奇了，難道一卷都沒有好的麼？」南湘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如果不好，他必定寫出來把人取笑了。我想想他出的那幾個字，湊起來看是一句什麼。」仲清道：「他寫的時候，我瞧見起頭是『風詔』兩個字。」子玉想了想道：「莫非『鳳詔九重和喜氣』這句詩？」南湘道：「一點不錯。」高品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仲清道：「我們且各自記出對句來，就明白了。」子玉道：「我的『人言超卓貫元精』這句卻不見好，也沒有什麼不通。」南湘道：「他是因他號卓然，這『卓貴元精』，因他受不住的原故。」仲清道：「我的是『兔毫一管定高標』，必定因『兔高』二字，犯了他的諱。」王恂道：「我記得是龜齡第一慶長年。」南湘道：「好對，好對，第一定了，這又為什麼？」文澤道：「你不見他巍然首座麼？」南湘點點頭，道：「我的對更明明指著他了。」眾人問是為什麼？南湘道：「龍陽一品長精神。」文澤道：「我的更說穿了，是『雞奸一品動歡心。』這也奇怪，為什麼牽名道姓，都罵起他來？」南湘道：「這也是天理昭彰，嘴頭刻薄的報應。」高品道：「你們瞎猜些什麼，我的上對並不是這樣，因為你們對的都不通，不出你們的醜就罷了，難道一定要獻醜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下場的人，是不怕醜的，只管說。」高品手指著鐘上道：「你們看什麼時候了，還不吃飯麼？」眾人看時，已是亥正二刻多了。文澤道：「到底是不是？你說了我們吃飯。」高品道：「就算是，我落點便宜何如？」於是大家吃飯，洗漱畢，因夜色已深，告辭出來。

子玉一面走著，向主人道：「這園子點綴得很幽雅。」文澤道：「這算什麼園子，不及徐度香怡園□分之一，幾時我同你去逛逛。」這裡賓主二人講著，那高品對仲清道：「你可曉得京裡又來了一個精品麼？」仲清笑道：「想是高品的弟兄。」高品道：「這人卻也可以做得我的弟兄，聞他也是南京人，現寓在龍濟寺內，卻沒有與他往來。看他人甚風雅，而光景很闊。你可曉得是什麼人？」仲清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們同在廟裡倒不認得，來問我。」說著已到門口，各人上車分路而回。此一番諸名士雅集，卻有兩個俗子苦中作樂，要窮有趣，卻討沒趣的事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